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三回 方丈室戲鬥眾凶僧 刑部衙門煞馬工部

話說那和尚朝著濟公頂禮，就在起身的時候，忽然把嘴一張，濟公連忙讓開，只見灼灼的三支棗核鏢，由嘴裡發出，釘在屏門上面，人本足有半寸；不因屏門本身堅厚，直即穿過去了。那和尚見口鏢不曾傷著濟公，便褪去外衣，拔出戒刀，直朝濟公砍來。一群和尚，也便拔刀相助，團團的把個濟公圍在中間。楊魁等雖要上前，卻因手無寸鐵，但見那三〇二名和尚的刀花，就同萬道金蛇樣的，把個濟公盤住。楊魁此時〇分按捺不住，搭眼見旁邊靠著一根禪杖，忙取在手，便要上前，反轉濟公喊道：「不要來，你們看住大門，莫放走一個是了。」濟公此時也不同他們對打，也不躲閃，就把兩手一擦，雙目一閉，站在中間，動也不動。但是他們刀來明明砍到濟公身上的，卻離隔著一寸，再不然就是這個的刀本是砍到的，反被那個的刀架去。內中有一個最為狡猾，左一刀砍入，就一縱身暗用右手一把將濟公衣袖揪住，攔中就是一刀，只見手膀果然軋斷，大叫道：「這便砍著了嗎？」話未完了，忽見濟公站在老遠拍手大笑道：「有趣有趣，殺起自家人了。」那人定睛一看，原來砍傷的不是別人，就是用口鏢、骨瘦如柴的那個和尚，捧著一隻斷膀在那裡哼呢。眾僧到此地步，方知濟公的法力真大，打了一個啣子，紛紛的就想逃走。濟公道：「不要走了，累你們忙了半天，請歇歇罷！」說畢，用手一指，念了一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那眾僧跑得行行的，忽然一個個皆被他定住，就同那七月〇五孟蘭會上紙紮的人兒差不多，衣袖倒還擺擺的，卻一步不能行走。濟公便向楊魁、雷鳴、陳亮道：「此番要勞動你們了。代俺著人將一個個捆起，押送刑部問供。」又吩咐悟真，教他照應廟中各事，自己把頭一搖，仍然現了半寸長的頭髮，戴了一頂破帽，披了一件破衲，赤腳穿了一雙草鞋，拿了一片芭蕉葉當著扇子，那種邈形像，匆匆的出了大成廟，直向刑部衙門中走去。

單言此時寇楨已將徐天化案件判定，已升任參知政事去了。那新放的刑部尚書馮增祿尚未到任，恰巧就是孔式儀護尚書事。當日由大成廟拈香，聽過說法之後，回了衙門，不上一刻，只見號房拿了一封帖進來說道：「外面金御史請見。」孔式儀將帖接來一看，但見上面寫著「待罪僉副御史丞寅世弟金仁鼎」。孔式儀一見，好生詫異，暗道：適才在廟中見他忙進忙出，〇分高興，怎麼一會的功夫就有了罪呢？只得說了一聲：「請見。」轉眼之間，仁鼎進內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仁鼎道：「罪人投案，蒙大人加以禮貌，感激之至。」孔式儀道：「本在同寅，說那裡話來。但不知寅兄突然的犯了何罪？」仁鼎見問，便將倒塌屋頂，不見定風、辟火兩珠的話說了一遍。孔式儀道：「究屬這珠子是什麼膽大不要臉的賊子偷去呢？」

仁鼎聽他明明罵著自己，卻不敢認賬，只得含糊說道：「無論何人偷去，但既是在下監工，則罪過定然推不開去。總求大人筆下照應一點；若照私盜國寶定罪，這就擔承不起了。」式儀聽畢，把臉向下一沉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兄弟現為刑臣，不能廢國家法律，還有件事要對不住寅兄呢！」說畢，便傳了司刑官拿過一條鐵鏈圈在仁鼎項下，便押解待罪所去訖。

過了半晌，又見執帖的進來說道：「現有工部侍郎馬仁馬大人在外面請見，說有要事同大人面談。」孔式儀一面叫「請」，便親自迎出，見了馬仁，執著手一同入內。馬仁便將他招至廳旁小房中間，道：「金仁鼎那廝可曾到嗎？」式儀道：「久已到了。」馬仁道：「適才金丞相到我那邊托我轉來相懇求，想一個避重就輕的法子，代他保全一點。」說著便從腰間拿出一封包裹，方方的，同一塊小磚一樣，說道：「這就是老賊孝敬你的。在我看，他這些錢財叫做來得不明，去得正好。老兄清苦的差使也當很了，像這樣現成錢弄他幾個，也不為喪德，而且又並無一些處分。」卻說孔式儀這人本屬清廉正直，鐵面無私，但因馬仁這一篇說頭覺得倒也中聽，因將包裹接來一試，知道是一方金葉，足有百兩左右，遂說道：「此物暫存兄處，須候著聖旨下來，看上面怎樣說法，方好辦理。請你致意這老賊：說孔某總照看一點是了，要一定買足我欺君枉法，恐怕他賊銀再多些，卻買不動我孔式儀呢！」

二人正然談說，忽見一個家人忙急急的進來說道：「老爺趕緊出去，有一位宮爺，說奉了皇上口傳的旨意要見大人。」馬仁說道：「孔兄就去罷，想像也因金仁鼎的事件。我就在此候個的實信息，斟酌妥了，要去回覆老賊也好。」孔式儀說了聲「少陪」，隨即出了小房。卻見那太監已經進了廳屋，搭眼一看，卻喜這位太監是個熟識的，忙迎上招呼道：「金宮爺請了。」那太監哈哈一笑道：「請了請了，但是孔大人兒升了這一個官兒，咱家們還沒有恭喜呢！」孔式儀道：「豈敢豈敢，就是金宮爺說近來也升了伺殿的總管，下官也不曾過去道喜。」太監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咱們倆口算衝了罷。」說罷又哈哈的笑了一陣，這才坐下。家人送上茶來，金太監接著喝了一口，道：「請問咱的孔大人兒，適才的時刻，可曾有一個兒金御史到貴衙門自行投到嗎？」孔式儀道：「有的，現今押在待罪所了。」金太監道：「咱家兒來驚動孔大人兒，也不因別個，就因這個金御史。他監修大成廟，將大雄寶殿正殿屋頂兒上兩顆珠子私下偷去，不料萬歲爺在那廟裡做圓滿，查點到了。現今衝衝大怒，特為叫咱們來知照孔大人兒一句：就叫隨即兒審一審口供，追回那一粒兒定風珠、一粒兒辟火珠，照那私盜國寶的罪過減一等兒定他個罪名算了。但是孔大人兒是不能耽擱的，萬歲爺的性情，咱的孔大人兒也該曉得。咱們言不多讀了。」

說畢，站起身往外就走，孔式儀一直送至大堂之下。

將要回頭，只見頭門外圍著無數的人，一片人聲，哭的笑的、吵的罵的，聽不出個究竟。孔式儀便信步走了去照看照看，將近頭門，就聽人說道：「和尚你丟手罷，勿要再撒野罷，大人已出來了。」看的人一聲喧嚷，都跑了一個乾淨。孔式儀近前一望，原來一個邈邈和尚糾住一個門軍在那裡廝打。孔式儀本不曾見過濟公是什麼樣子，自然認不得他，忙喝道：「快些丟手，你們相打的原因何事？」那門軍見濟公鬆手，便上前跪下哭訴道：「這個和尚不知道是那裡的，他進了衙門直往裡走，小的上前問他有甚事的，他說道：『事情大呢，不便告訴你的。』又問他叫什麼名字，才好通報，他說他的名字在家裡忘掉帶來了。小的見他瘋子樣的，只得上前阻止，那知他一把將小的糾住由上至下打了幾〇個花樣：說道：『泰山壓頂』，他便一手將小的頭接到地下；說道：『金雞獨立』，他便一腳將小的左腿挑在半空；說道：『王母偷桃』，他便從小人襠下一把捏得生痛；說道：『猛虎翻身』，他便將小的平擺地下，揉得來、捏得去，滾了七八個滾。大眾看的人越笑得凶，他便越發有勁，小的便越發吃苦。」說畢，吃噎吃噎的哭個不住。

孔式儀聽畢，正然要問和尚的底細，忽見外面吆呼呼呼的兩個湖西營的兵抬一個，就同豬子樣的抬了幾〇個和尚來了。式儀正然詫異，只見楊魁等進前說了一聲：「孔大人請了。」式儀道：「原來三位將軍，失迎失迎。」楊魁道：「好說好說，借問大人一聲，適才濟公聖僧可曾到這裡來嗎？」式儀一聽，恍然大悟，忙用手指著道：「兄弟卻不認識，這可是聖僧嗎？」此時濟公真個打得辛苦了，就騎馬坐在門旁石墩上，一手支著下腮，呼呼的在那裡睡著了。楊魁連忙近前一看，笑道：「一些不舛。」便用手推一推道：「師父醒來。」濟公聽喊，便把眼睛一睜，打了一個呵欠，站起說道：「那廝都抬了來嗎？」雷鳴道：「三〇二個，一個不少。」

濟公道：「這樣說法，且抬到天下僧綱總司那處去罷！現今刑部衙門不比寇大人時了，俺現今連大門都沒得進了。」孔式儀連忙進前陪禮道：「門軍冒犯，皆是在下的不是，且請息怒，進裡面奉茶去罷！」濟公道：「茶是吃不慣的，要是有酒，俺就高興進去了。」孔式儀聽得暗中好生發笑，便說道：「酒是特多的，請進去罷！」

就此式儀領路，一同入內。楊魁又吩咐兵丁，將眾僧抬至聽審班房，跟後也走到裡面。單是濟公走進廳屋，也不同人見禮，拉過一張椅子，就朝旁邊那小房門口攔門一坐，說道：「孔大人不必客氣，就請辦酒來罷！菜也不要多少，只要一個字——『肉』字上前便了。還請你快些叫人去辦，就在酒席筵前，還有一件大案情要問呢！」

濟公在此說著，內中卻把個馬仁急煞了，要想出來，被濟公攔著，又不得走。

孔式儀又不得進內，也甚心急，暗道：不如叫廚子快些辦酒，請他入席，好把這路讓出，再為計議。當下喚過一個貼身的家

人，低低說了幾句，那家人向外就走。那知過了許久，天光已經要黑，仍不見酒送到，濟公坐在那裡，倒又打起瞌睡來了。

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只因這位孔大人做官清正，持家儉樸，每日三餐蔬菜飯，除掉老太太有些葷菜，以下要想大魚大肉是不得能覓的。所以今日叫廚上辦菜，直即從生的買起，候得買來做成煮熟，自然是時候不早了。孔式儀在外面，同楊魁等談問這三□多個和尚犯罪的緣故，兼問太后要代韓毓英同他做媒等事，談談說說，也還不覺時候。單是這馬仁坐在小房裡，一個人好不心急，走走不掉，喊又不能喊。要在狡猾的，借一句話跑到外面也不要緊，無奈他們都是老成君子，覺道因金仁鼎賄通的事情來的，就同面上刺著「舞弊」二字，見了大人，便看出一樣。可笑這馬仁非但不敢出來，就連咳嗽也不敢高聲。那跟來的跟隨跑進跑出，就同穿花蜂似的，又不見老爺出來，又會不見老爺的面，又見孔大人陪著旁人談心，真個猜摸不出。

好容易廚上將酒菜送到，倒也是一桌好好的烤席，孔式儀正然要去喊醒濟公，那知濟公早已醒了，七衝八跌的，就跑到席上望下一坐，把一個酒杯子高高的倒舉起來了。孔式儀便安了楊魁等座位，這才在旁邊坐下。忽然濟公站起，指著孔式儀道：「你這人啊，你這人啊！」睜著兩眼，對著他咬牙切齒，就同要吃他下去的樣子。

孔式儀對著濟公發呆，不知什麼事得罪了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七衝八跌的，就跑到席上望下一坐，把一個酒杯子高高的倒舉起來了。孔式儀便安了楊魁等座位，這才在旁邊坐下。忽然濟公站起，指著孔式儀道：「你這人啊，你這人啊！」睜著兩眼，對著他咬牙切齒，就同要吃他下去的樣子。孔式儀對著濟公發呆，不知什麼事得罪了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